

荊川先生右編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二

治總二

請更國制

上唐高祖

補

傅奕

武德言三事

上高祖

孫伏伽

論時政表

上高祖

補

李綱

論創業傳祚諸事疏

上太宗

補

馬周

論時政疏

上太宗

補

魏徵

十思疏

上太宗

補

魏徵

論刑賞疏

上太宗

補

魏徵

又論時政疏 上太宗

補 魏徵

十漸疏 上太宗

補 魏徵

論治道疏 上太宗

補 魏徵

論時政疏 上睿宗

補 柳澤

言十事 上玄宗

補 姚崇

獻事表 上憲宗

補 元稹

直諫書 上德宗

補 劉允章

論奏當今切務狀 上德宗

補 陸贄

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上德宗

補 陸贄

制策對 上文宗

劉蕡

荆川先生右編卷二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治總二

請更國制

傅奕

唐高祖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太史令傅奕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

龍紀火官黃帝廢之咸池六英堯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已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有隋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

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沸羹者吹冷壑傷弓之鳥驚曲木況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多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爲秦制法增鑿顛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爲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

武德言三事

孫伏伽

唐高祖武德初伏伽爲萬年縣法曹上表言
三事其一

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
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盛上帝邁三王窮侈極
欲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殫耗盜賊日滋當時非
無直言之臣卒不聞悟者君不受諫而臣不敢告之
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時當人人樂業
誰能淫亂者乎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
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也天子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凡蒐狩當順四時不
可妄動且陛下卽位之明日有獻鷄者不卻而受此

前世弊事柰何行之相國參軍事盧牟子獻琵琶長
安丞張安道獻弓矢並被賚賞以率土之富何索不
致豈少此物哉其二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
崇用此謂淫風不得不變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
以衣妓工待玄武門遊戲臣以爲非詒子孫之謀傳
曰放鄭聲遠佞人今散妓者匪韶匪夏請竝廢之以
復雅正其三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
右執事不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
聲色慢游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闕決
不能也況觀前世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

左右亂之願選賢才澄僚友之選

論時政表

唐高祖武德間綱表論時事

李綱

臣綱言臣伏見武德五年之後四海初定陛下自負
太平日就驕侈傷於酒德稍怠萬機專與幸臣旦夕
遊宴所重唯聲樂所愛唯鷹犬夷夏進送道路不絕
又斥辱功臣多所輕侮或發其微時細過或加捶撻
於殿庭德澤漸虧下將疑懼而戚藩公主皆踰憲式
嬪媛之家多違法度不加禁止頗有侵漁行路之間
非無喧籍又皇太子令及秦齊二教共詔勅並行唯

計日之先後州郡之職無所的從授官分賞在意所欲不復論功伐簡才行矣加以每歲秋冬田遊無度王公妃主雜揉其間或時逢考選皆在原野至於歷時不返京邑累無居人億兆失望陰懷歎息朝之綱紀漸以弛紊而陛下不悟政教日頽在內不許論事當朝略無諫者愚臣竊懷慄畏誠有危亡之慮臣不敢不盡言伏待刑憲

論創業傳祚諸事疏

馬周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周爲侍御史上疏

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

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於人豈無辭
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
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
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
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
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
世之基豈特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
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于身恩加于人故
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
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于隋時纔

十分之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爲陛下不存養之堯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可復行于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卽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

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且不顯後世猶怠作法于
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
且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
卽萬歲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
聚爲盜賊其國無不卽滅人主雖悔未有重能安全
者凡脩政教當脩之於可脩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
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
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
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
煬帝之視齊魏也往貞觀初率土饑歉一匹絹纔易

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自
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
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爲者
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
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
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
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必
能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
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邪夫儉以息人貞
觀初陛下已躬爲之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

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而用之不息萬一中
國水旱而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竊發非徒盱食宴
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
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
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痛哭及長
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
使文帝卽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傅相
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言爲是臣竊
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略振主如韓
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

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爲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于私愛爾故前車旣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過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卽位防守禁閉同獄囚焉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

萬代奉行臣聞天下者以人爲本必也使百姓安樂
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旣衆不能皆賢但州得良刺史
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岩廊之上夫復何爲
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
或由二千石高第人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
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
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強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
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
在于此

疏奏上稱善久之詔侍臣曰刺史正當自選
縣令宜照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論時政疏

魏徵

太宗貞觀十一年先是帝作飛山宮徵上疏
論

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
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枝百代傳祚
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
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
甲兵強盛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
棄之盡爲他人所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
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蓋恃其富強不
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以自奉採域中之子
女求遠方之竒異宮宇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

戈不戢外示威重內多隘忌讒邪者必遂其禍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一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滅爲天下之笑深可痛矣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絕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於朞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珍竒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爲而理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

卽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於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當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予來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慎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採椽之恭儉追雕墻之侈靡因其基以崇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矣譬如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暴與亂同道莫可則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怒神怒人怒神怨則災害必生災害旣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旣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後將隆

七百之祚貽厥孫謀傳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陳十思疏

魏徵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望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俱承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寔繁能克終者

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其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寘之以嚴形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以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以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虚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詘惡恩所加則

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
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
其謨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忠文武爭
馳在君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
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
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哉

論刑賞疏

魏徵

貞觀十一年五月帝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
譴貴徵退上疏

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之恤哉禮云爲上易事爲
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

長勞矣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
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
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隆當今道被華夷功
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大志在於
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矣夫刑賞之本在乎揚善
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爲畫一不以親踈貴賤
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
輕重出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
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
癥痕癥痕可求則刑斯濫矣羽毛可出則賞斯濫矣

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則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風尚扇夫上風旣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犁上下其于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人皇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將何以加其手足以獻聖之聰明無微幽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爲念樂其

所樂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
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
或以營作差違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欲皆非
致理之所急實乃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
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所
基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
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况當今之士
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曾何等
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
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

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途多避覆車之轍
何哉在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
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
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于將加戮辱竟未悟其
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
水鑒國之安危必取于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
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
必思隋氏以爲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
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
存矣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畋遊之費用息

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
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
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已惜十家之產順
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
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則千里斯應超上
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
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
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
則驕奢淫佚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
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于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

又論時政疏

魏徵

臣聞爲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唯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行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

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爲上則敗德爲下則危身
雖在顛沛之中君子所不爲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
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道德
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
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
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始乃聞善若驚旣
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
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寒諤之士稍避龍
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爲朋黨謂告訐者
爲至公謂直者爲擅權謂忠讜者爲誹謗謂之爲

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爲至公雖矯僞而可怪強
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于竊金生
疑投杼致惑衆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榮
或視聽鬱闕大猷妨化損德其在茲乎故孔子之惡
利口之覆邦家蓋爲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
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不苟免殺身以成仁小
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惟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
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治必委之於君子
事有得失或議之於小人其得君子也則敬而踈遇
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踈則情不上通是

則毀譽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寔興喪所在亦安
危所繫安可以不慎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
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况內
懷姦利承順顏旨其爲禍患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
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
無小惡惡不積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
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時有不信何
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雖竭精神勞思慮
其不可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能竭忠必有在
乎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

則無以事上信之爲道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于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不無害於霸也公曰如何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旣信而又使小人叅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魏簡倫曰鼓之嗇夫簡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簡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簡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

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爲
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
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况乎爲四海之
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
間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
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
而明賞則小人絕其邪佞君子自強不息無爲而化
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
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
胤將何望哉

上十漸疏

貞觀十三年五月旱詔五品以上上書言
上疏極言

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勿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漸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靜寡欲化被方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珍怪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議論遠冀堯舜今所爲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响之如子不輕營爲頃旣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

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
畏其驕而爲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
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
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于心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
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棄小人禮重君子重君
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
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問而踈莫見其非
則有時而昵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
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
而息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

舉卽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使讒佞得行守道䟽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干戈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爲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白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伸此不克終八漸也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教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此不克終九漸也貞

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老扶幼來往
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
貳也比者疲于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脫有一穀
不收百姓之心恐不如前日之怙泰此不克終十漸
也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孽焉妖不妄作今旱
燠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于畿下此上天示戒
乃陛下憂勤恐懼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
可爲而不爲臣所以鬱結長嘆者也

疏奏帝曰朕今
聞過矣願改之

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而與公相見哉乃以
所上疏列爲屏幃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
知君臣之義仍賜黃金十斤廐馬十四

論治道疏

魏徵

貞觀十四年上

臣聞君爲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也體不備爲未成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資股肱以致理禮云人以君爲心君以人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萬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臣相遇自古爲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卵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心膂外竭

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親暱誰
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孟子
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
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土芥臣視君如寇讎雖臣之
事君無有二志至於去就之節尚緣恩於厚薄然則
爲人上者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羣臣當樞
機之寄者或地隣齊晉或業預經綸並立事立功皆
一時之選處之衡軸爲任重矣任之雖重信之未篤
信之不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心懷
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不興

古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於泉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君如之何晏子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列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而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忠也春秋左氏傳曰崔杼殺齊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無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

股肱和若鹽梅固同金石者非唯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遊於鳳凰之墟韞係解顧左右莫可使結者乃自結之豈周文之朝盡爲俊乂聖朝之代獨無君子哉但知與不知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項氏之亡命汲湯致禮定工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帝統於垓下若夏桀不棄於伊尹項王垂恩於韓信寧肯敗已成之國爲滅亡之虜乎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禮記稱魯穆公以公子思曰爲舊君反古禮歟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

而可與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國家
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間然但寬於
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不可以爲
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况上啓其源下必有甚川壅
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所
謂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者禮曰
愛而知其惡則爲惡者寔繁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
沮然則古人之震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所謂姦
此非堯舜之心非禹湯之事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
讎孫卿子曰君舟也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

舟孔子曰魚失水而死水失魚則猶爲水也故堯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國之常也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以致理其可得乎又政貴有恒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其據大臣孰得其所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其罪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小臣不可妄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細

或曰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
則以爲心不伏辜不信也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惟
谷莫能自明則苟免其禍大臣苟免則謫詐萌生謫
詐萌生則矯僞成俗矯僞成俗則不可以臻至理夫
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爲下無可信若必下無可信則
上亦有可疑矣禮云上有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
長勞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理矣夫以一介庸夫結
爲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踰况君臣契合實同魚水
若君爲堯舜則已爲稷契豈有遇一事則變志見小
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能明著亦由上懷不

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此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夏殷周漢夫何足數焉

論時政書

柳澤

唐睿宗景雲間有詔言事在事府鎧曹參軍柳澤上書

頃者因韋氏險詖姦臣同惡賞罰紊弛綱紀紛綸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實將莫救賴神祇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丕保陛下獻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社於已危拯黎

於將溺今龍眉鮪背歡忻踴躍望聖朝之撫輯瞻
聖朝之德音今陛下蠲煩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悅樂
室家胥慶臣又聞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
也亂者有其治者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
治不忘亂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也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惟其初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
惟不德罔大隆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
慎之哉夫驕奢起于親貴綱紀亂於寵倖願陛下禁
之於親貴則天下風隨矣制之於寵倖則天下法明

矣詩曰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爲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恒令之不一則姦詐斯起暴亂生焉雖嚴刑制戮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寵祿之過罪之漸也非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伏願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誨縱有逆于耳謬於心者無速之以罰姑籌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樸忌諱恕之以直用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于耳便于身者無急之以賞當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叶于德必寘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有羞淫恥於

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讜於陛下者遽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石碯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書曰罔淫于逸罔遊於樂穆王有命曰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今諸宮肇建王府初啓至於寮友必惟妙擇今驕奢之後流遁未變慢遊之樂餘風或存夫小人弄臣易合於意竒伎淫巧多適於心狎於非德茲爲奢怠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采溫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

人任以東宮及諸王府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令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球擊鼓比周伎術或飛鷹奔犬盤遊藪澤此甚爲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代伏惟陛下誕降謨訓敦勸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則福祿長享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

期而死自至信矣斯語明哉至誠頃者韋庶人樂安
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侷人主威震
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
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法終轉吉爲凶變福爲
禍諺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不其然歟書曰殷鑒不
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豈非皇祖謀訓之則也今
陛下何懲豈非中宗寵任之甚也禮曰愛而知其惡
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寵愛之心人所不免去其
太甚閑之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亦陛下
之親愛也矯枉之道在於厥初鑒誠之義其則不遠

使觀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修厥德經曰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
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
稷書曰制官刑警于有位敢有怙舞于宮酣歌于室
時謂巫風敢有徇于貨色怙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
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
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
勸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祿封樸素修業者錫以車
服以勗其心使奉其命無使久而忽之無使遠而墜

之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惟明證先王之誠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傳說之命不作無益不啓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儻陛下忽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無當則忠臣正士亦當復談矣

睿宗善之

言十事

姚崇

玄宗先天二年姚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卽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

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
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
佞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
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闈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
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寢亦爲之臣願
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
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
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
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
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

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亂天下國家
爲甚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

帝曰朕能行之崇
乃頓首謝

獻事表

元 稹

憲宗元和元年校書郎元稹舉才識兼茂乃
表獻事

臣稹言臣聞理亂之始各有萌象二者無門在君上
啓之而已所謂萌象豈有他哉容直言廣視聽躬親
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者不敢蔽踈遠之臣庶
此理之象也此而不理萬無一焉大臣不親直言不
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者決事於
深宮之中羣臣莫得參預籌畫此亂之萌也此而不

亂亦萬無一焉是以古者人君卽位之始萌象未見之時必有狂直敢言之士抵忌諱獻危言在上者苟或宥而容之激而進之則天下之君子望風而悅曰彼狂而猶容於上上之人其欲來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擇利而言曰彼之直可以得幸於上吾將以直言徼利可也由是天下之賢與不肖各以所忠貢言於上上下下之志需然而通得失之情幽遠必達合天下之智理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爲亂其可得乎臣故曰容直言廣視聽而不理者萬無一焉及夫

進計者入而不中直言者戮而不容則天下之計自謀於心曰與其言且不用而身爲戮吾寧危行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擇利而喜曰君之所惡者我心逆耳之言也吾將苟順是非以幸之可也由是進見之者隔而不納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也朝廷之事不得聞也而況於天下之人四方之遠乎故曰聾瞽之君非無耳目也蓋在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耳此而不亂其可得乎昔太宗文皇帝初卽位時天下之人莫有諫者唯孫伏伽嘗以小事持諫於上文皇帝大悅厚賜田宅以勉

之自是言者唯懼乎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文皇之
盛意曾不以觸龍鱗犯忌諱爲不可矣於是房杜王
魏之徒議可否於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於外不
三四年而天下大理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亦
羣下各盡其忠言以揚宣發暢於天下也且夫樂安
全而惡戮辱古今之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
諱而不惡戮辱哉蓋文皇激而進之之切也喜順從
而怒容犯亦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而怒
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無窮之業
重而奉已之事微思爲子孫垂不朽建永安之計也

爲後嗣者豈可順一朝之意而輕用文皇之天下乎
累聖傳序於今垂三百年矣莫不率由斯道致俗和
平况陛下以上聖之姿紹復前統卽位之日天下維
新罪叔文之徒而凶邪之黨散縣惠琳之首而悖亂
之氣清發承光之計而假威之孽除反焦陵之田而
蒸庶之情感其餘滌瑕緩死薄賦恤人賜帛耆年旌
閭孝弟脩廢學建義倉莫不曲被殊恩覃於有截斯
皆陛下上法堯舜近法太宗致理之萌形見者數十
豈臣庸劣一二而能明然而臣竊復孜孜出出有所
未決者獨以陛下卽位以來旣周歲矣百辟卿士至

于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受陛下伏
伽之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一封執一
諫受陛下激而進之之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
雪一寃決一事明陛下無幽不燭之意者若臣等備
位諫列名爲供奉官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位屏
氣鞠躬不敢仰視之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
尚爾又况於疏遠之臣庶雖有特達不羣之智思欲
自効其路何階遂使凡今之人以諫鼓匭函爲虛器
謂拾遺補闕爲冗員臣竊思之以陛下之睿博弘深
勵精求理豈或入而不言出而不用哉蓋羣下因循

不能有所發明之罪也且臣思之今之備召見承順
問者獨一二執政而已每一對揚不及俄頃之間議
天下之事臣竊料之恭承聖問仰謝寵光之不暇又
安得陳理亂議教化哉其於瑣瑣有司或時一召者
言薄書之出入計錢穀之登降不暇又安足致齒牙
間臣竊惟陛下以受命維新之初何如貞觀致理之
後以房杜王魏匡輔之智而猶上封進計者荐至獻
可替否者日聞今陛下當致理之初在四方多虞之
日然而言事進計者終歲無一人豈非羣臣因循竊
位之罪乎若臣某者稟性駑鈍昧然無識然以當陛

下臨御之始首陛下策賢之科擢授諫司恩萬恒品
若復默默與在位者處則臣莫大之罪亦萬於恒品
矣輒將冒昧殊死條奏十事於後一日教太子以崇
邦本二曰任諸王以固磐石三曰出宮人以消水旱
之災四曰嫁諸女以遂人倫五曰無時召宰相以講
庶政六曰序次對百辟以廣聰明七曰復正衙奏事
以示躬親八曰許方幅糾彈以懾姦佞九曰禁非時
貢獻以絕誅求十曰省出入畋遊以防銜蹶凡此十
者設使言之而是而見納非臣之福也天下之福
也苟或言之而非非而見罪乃臣之分也亦臣之願

也無任懇悃奮激効節愛時之至謹詣東上閤門奏
表并事件以聞臣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罪死罪死
謹言

直諫書

劉允章

唐德宗建中初上

救國賤臣前翰林院學士劉允章謹冒死上諫皇帝
陛下臣聞太直者必孤太清者必死昔晁錯勸削諸
侯之地以蒙不幸之誅商鞅除不軌之臣而受無辜
之戮今并臣三人矣伏守忠懷信口不宣心則勿頸
劉腸向闕廷而死者并臣是也救國策從千里而來

欲以肝腦上汗天廷欲以死屍下救黎庶臣死之後
不見聖代清平故留賤臣以諫明主今短書一封不
入長策伏蒙不收所以仰天搥胸放聲大哭殺身則
易諫主則難以易死之臣勸難諫之主伏見陛下初
登九五頒下諸州開直諫門言者無罪四方雷震百
里奔馳至闕庭者願陛下致昇平之業矣陛下既不
用其策不捨其過或鞭撻市朝囚禁園苑深埋溝壑
言者不知其數乞食道路者不記其名夫輸忠獻策之
臣匍匐闕庭者豈敢欺陛下乎大臣愛位而不敢言
小臣畏死而不敢諫忘生請死之罪徃徃冒死天庭

者知陛下覺悟也伏聞樞密之事要在纖人以宰臣
爲度外之官以御史爲不速之任寬者不得伸君子
所以深藏小人所以深亂自古帝王以御史爲耳目
以宰相爲股肱股肱廢則不能用耳目蔽則不能視
今陛下廢股肱蔽耳目塞諫諍罪忠良欲令四海不
言萬方紺口可不畏也臣恐千秋萬歲說陛下不聖
笑陛下不明臣所以急也當今天下求進之臣智者
不肯自言不肖愚者不肯自言不賢故使賢愚混雜
善惡同羣真智真愚何所分別取之則善惡進捨之
則賢愚退何不使至愚在野至賢入仕今天下食祿

之家凡有八入臣請爲陛下數之節度使奏改一入
也用錢買官二入也諸色功優三入也從武入文四
也虛銜入仕五入也改僞爲真六入也媚道求進
七入也無功受賞八入也國有九破陛下知之乎終
年聚兵一破也蠻夷熾興二破也權豪奢僭三破也
大將不朝四破也廣造佛寺五破也賂賄公行六破
也長吏殘暴七破也賦役不等八破也食祿人多輸
稅人少九破也臣聞自古帝王終日勸農猶恐其飢
終日勸桑猶恐其寒此輩不農不桑坐食天下欲使
天下之人盡爲將士矣舉國之人盡爲僧尼矣舉國

之人盡爲劫賊矣欲使誰人蠶桑乎今天下蒼生凡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債徵奪二苦也賦稅繁多三苦也所在乞斂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凍無衣飢無食七苦也病不得醫死不得葬八苦也仍有五去勢力侵奪一去也奸吏隱欺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人爲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人有五去而無一歸人有八苦而無一樂國有八破而無一成官有八人而無一出凡有三十餘條上古已來未之有也天下百姓哀號於道路逃竄於山澤夫妻不相活父

子不相救百姓有冤訴於州縣州縣不理訴於宰相宰相不理訴於陛下陛下不理何以歸哉伏見蠻寇欺侵神道誑惑我國家作亡命之渠魁爲逋逃之窟穴徵兵五年今日誅之何見之晚也臣聞却以未終銷兵於當時本無養兵日爲亂臣張本也今不除其亂本而除其亂苗士卒蕩盡於中原玉帛多亡於道路猶以爲上策臣恐今年除一承嗣明年又生一承嗣天下征戰未有了期則禍難起于腹心蜂蠱生於手足陛下左右無人敢言但知潤色美詞悅情暢志而已豈知千里零落萬里凋殘者哉今國家狼戾如

此天下知之陛下獨不知之天下不敢言臣獨言之
萬死一生臣死一介之命救萬民之命臣今雖死猶
勝於生臣獻策千條未蒙一問羈孤貧病流落風塵
眷戀朝廷而不能去儻陛下覽臣愚見知臣愚忠則
理亂斯須存亡瞬息太平之日昭然目前必也陛下
不以萬國爲心不以百姓爲本臣當幸歸滄海葬江
魚之腹不忍見國難徵臣之願畢矣臣懇摺不勝痛
切感懼之至

論奏當今切務狀

陸贄

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泚反帝幸奉天問贄以
當今切務乃論奏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其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况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

計實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爲之不易者蓋以謂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乎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欲施在法在欲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則寇孽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欲則郡縣懼乏軍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齋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

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阽危恤黎烝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鄰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聚怨囂囂騰謗藉藉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舍弘聽納是聖王之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

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
淬鋒潰疣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
下何慮不行而直爲此懍懍也臣謂宜因文武羣官
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揖親與弼言備詢禍亂之由
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冷一一而陳軍務
之餘到卽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
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
言切而理慳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
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
之美褒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

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採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疑梗爲訥合易怨謗爲謳歌浹辰之間可使不變陛下儻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安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遙謹奏

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陸贄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思戀宗廟痛傷象
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
儒尊慕行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
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
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至之分也前
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
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荅奏道
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爲何如昧
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
悽血誠復願披瀝頻煩黷冒豈不慙惶蓋犬馬感恩

思效之心矐矐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爲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列卦也乾下坤上乃爲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乃爲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也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

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其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於己人必怨而叛上矣其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舟卽君道水卽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居人之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

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誠不可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宜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耻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之德則曰稽于衆捨已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

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能
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
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
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而輔
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而慮益微功愈高而意
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
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怙然于中國歛怨以
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
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慎自獨

俾臧自有肺腸俾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
曰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
行之跡鑑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
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
畏之乎自秦漢暨於周隋其間將歷千載代興者非
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跡然失衆
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
厲同趣者必覆多同于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
善惡同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
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殊臣請復爲陛下粗舉

近效之尤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俾日月英略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暈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亡勞公卿迭進廷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待臣咨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徃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

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茲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
追每召宰輔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
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
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
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
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
則人之於理道可一日不接乎高宗初年亦親聽納
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
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
承平之業滋久倦怠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

前哲之耿光安遠中官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
乃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
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機將傾危雖亂匪自他
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
皆夔濟亂朝忠義不遠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
懷納忠克已從諫專用舊老廣採羣才大臣不敢壅
下情私服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
成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
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
神承意趣利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

遠慮者謂之迂誕警衆有讜言切議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諫曹以頌義爲奉職法吏以識旨爲當官司府以厚斂爲公忠權門以多賂爲開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誣禍機熾然醜醜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顧之佛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城府推心

人然披胃襟忘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
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
威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折理尚寬大務
因循而重作爲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宣
諭德令謀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
恕事多含弘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
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資逸辯邁絕人
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
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遠
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

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
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
達于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
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
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
雖復列對使臣列延宰輔旣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
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見漸生
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
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
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

夫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
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
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
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
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
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監天之致亂之所以懲。今
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聞。新遠邇之聽。
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斯議。輒以
獻聞。自爾已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
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某

惶怖死罪謹言

制策對

劉 蕡

元和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
出人生之右人莫敢言文宗改元太和三月
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極言其

褐衣小生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內謹頓首上言皇
帝陛下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
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但懷憤鬱抑思有
時而一發耳尚欲與庶人議于道商賈謗于市得通
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况逢陛下
詢求過闕咨訪謀猷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

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于上所忌時所禁權
幸所諱惡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
容不使聖時有讜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
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
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
爲哲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
策有祗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
見陛下憂勤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絀
左右之纖佞進肱股之大臣昔夫追蹤三五紹復祖
宗以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不達以下

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乎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洽
欲人之化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
抹災早在致精神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廩罕蓄本乎
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繇中
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繇授
任非人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
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
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耻格安有不
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治鮮要
察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

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
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姦豪之意則
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之
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克至若夷
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
所先不若唐堯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干且
俱非人德之中庸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爲陛下道哉
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爲
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
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

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于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執契而居簡無爲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僞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細左右之緘佞進服一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

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干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帑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爲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旣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耻萬古爲恨

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論之夫繼故不書卽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閹寺弑吳子餘祭不書其君譏疏遠賢人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則法正言履正道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顯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

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于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闈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子札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顛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

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能逐晉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所以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以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

重之戒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
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
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
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陛下旣忽而
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旣言而不行必因其禍適足鉗
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
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徘徊鬱塞以須陛下
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御便
殿召當世賢相老成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搖亂
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脇之心復

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
于前當治于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
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前所
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
成敗者臣聞堯禹爲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
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唯
其能左右唯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
雖彊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二世漢元成
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
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

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
景行于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于後陛下無謂
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
誰不欲致身爲王官致時爲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
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
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神器固有歸天命
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
秦之亡也失于彊暴漢之亡也失于微弱彊暴則姦
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強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
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

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王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繇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繇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

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親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
師之教導焉故人信于上也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
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
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守
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
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于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
如讐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
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
兵柄顯于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弁法
寃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爲之怨怒

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重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
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
旦夕卽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
獨起于秦赤眉黃巾不獨生于漢臣所以爲陛下發
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
何繇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
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
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
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繇不
能擇賢良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卽位憂勤兆

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思自喜復生
于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
誠能揭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去貪臣聚
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
內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敷之
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
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懽康庶兆蘇息卽心無不達
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
之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之也則人不勸而自
立導之也則人敦行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

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匡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于中而成于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

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于仁壽也
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
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
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
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壽之心感于下
和平之氣應于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
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揀災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
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
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
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閔

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
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
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于力則功築罕人勤于財則
貢賦少人勤于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
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
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
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
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殖省不急之費以
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
用失當者繇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

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
避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
之法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錄中外
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
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會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
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
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
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
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
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繇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

也臣聞古也因井田以制軍賦開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太祖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開歲則櫜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于養階勲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蹈軍門祝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疑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羈縻藩臣于陵宰輔隳裂王度沮亂朝綱

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
藏姦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說豈先王經文緯武
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
之名一中外之法選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
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
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
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
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
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者臣以爲刺
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

御豪強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文俗其將校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卽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于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繇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于耻格者繇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游惰者已備于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止者罪在不

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
前所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
臣不敢愛死者昔晁錯爲漢畫削諸侯非不知禍之
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
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僂蓋痛社稷之危哀生
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 一命之寵哉昔龍逢
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
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
以祭臣之心退必戮于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
于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

爲啓之哉至如人主之關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旣言之矣若迺流下土之惠修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寔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于仁壽可以消遙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修闢外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顯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

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爲
天下教動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
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致治哉

是時考官馮宿等見黃策皆歎服而畏官官不
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李紳曰劉蕡下第我
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
以來無與爲比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